

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蓬客湖湘召赴京輪蹄相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素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橋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聞道鞋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殍困卧舖處為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揚談笑有丹砂宋徽宗政和中寓興國寺人計其壽百四五十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大郎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邸中人無識之者

水丘子

水丘子真州人也始業儒已而遇至人乃棄家放蕩嗜酒人未之知也有徐文中者宋徽宗宣和中居東都所役兵忽為車轢臂甚遇道者以藥付之即能行雙兵求道者謝之自是陽狂日啗濕紙冬瓜子曰冬瓜易化濕紙難消或問其道曰清靜是也簡易為上爾文

中由是畧聞其說而心好之未幾遇水丘子再拜求授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為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至精能合天下之志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故不可以心溘泊焉但情不附物物自不能礙爾文中因大悟曰意在脾胃數五為土水得土則止火得土則息精神意所以合而為一乎水丘子後登天慶精舍木上仙去文中官至六品後不知所終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潛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進士趙道一編修

張虛白

張虛白字致祥鄧州南陽人也諱道士籍於太一官身長六尺美鬚髯性靜重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異人得妙訣自言前身乃武陵張白先生其徒推武陵尸解年月及虛白誕生之時若合符節武陵平生好酒有詩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虛白亦善飲宋徽宗知其道行過人每召見必飲數觥雖醉益恭上愛之俾管轄龍德太一官宮中增飾四堂曰洪道真學會賓隱真又創諸庵如超然致道運機與十餘小軒皆宸翰榜之悉橫牌額面緣以古錦幽遠華麗甲於諸宮雖被眷甚久未嘗少自矜耀凡恩賚無虛日一日快行六人昇三朱函以賜啓封皆裝金拜受之際無喜色曰此朝廷物非道流所可用也但藏之而已宣和末夏大雷雨宣和殿角枝三龍騰躍而去上驚召虛白問曰得非怪

耶虛白曰願陛下修德以讓之虛白少學嘗病者求治多立愈上既內禪欽宗召見待遇尤厚凡御前所印經典及三亭所積符籙盡賜之牛車載數日不絕金人犯闕聞其名搜訪甚急初得之肩輿至南薰門諸書事有與以行悉以神仙事之既陷虜四年金人再至雕揚遊騎入城天慶觀道士皆奔走金人止之曰汝輩多異人無敢傷也因問道衆張虛白先生否昨至吾境忽一日徧謂諸酋領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汝俗行釋氏茶毗法道家忌之幸得棺柩瘞深土中至期果化虛白自遭逼官至太虛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出入禁中以玉牌為號侍宸之名九人林靈素王允誠徐知常董南運李得柔王冲道若愚王文卿金門羽客惟林靈素王允誠虛白三人而已居龍德太一官凡十年非宣召不出有就見者必問衆賓禮見於堂上未嘗到權貴人門下侍上前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或問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臣等所知也

劉下功

先生劉下功濱州人也自少好道家居有老父過其門曰善補鐵先生曰我兩敗能補否老父曰人破尚能補况乎先生知其非常人遂再拜老父因以丹餌之自是盡棄世事穿窬室以居人欲見者由竇中入然未有真契者也宋徽宗三遣使召之堅卧不應詔徽宗益欽重之賜號高尚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通而初未嘗苦學也與人談必中庸要道大槩云清靜無為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時靈不能毒寒暑不能侵世之人若之何以嗜慾害身以貨財害子孫以政事害人以學術害天下後世致忘其壽命之宗終不覺悟曷若吾上下與天地同流獨不快於心哉欽宗請康初先生始去其鄉游巴蜀浮江浙窺衡湘蓋有意於接物矣在蜀得二士曰鄰曰崇自是常從之先生至吳又得桐廬李季次仲授以方書次仲行之甚篤道亦成先生嘗以告鍾離先生求援度次仲云鼻通三劔腦煉九丹次仲妻故盲先生過次仲唾手

拭之乃復明嘗與次仲約明年春赴茅山鶴會次仲如期往有鶴數百飛集山上而物色先生不見獨鄰崇二士在焉從而問之則望衆中一人神宇軒舉者曰先生也次仲曰何與昔異乎方士曰先生已換骨矣出一脛骨示次仲次仲至今藏之山有華陽洞石若屏者曲折數重其下陂池不測先生因與入曰吾自此從黃真人游羅浮矣遂不出或云今在蜀之青城山人不得而見之也

劉元道

劉元道字景初開封府人世武弁獨元道慕莊老幼投道士李居演出家服黃冠性簡澹靜厚犯而不較喜讀書道藏之外九經子史歷歷成誦每接賓友似不能言者以事扣之其應如響宋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搜訪道家遺書就書寫為令道士校定元道首與茲選自是稍遷簽書道錄院事以至左右街道錄無不徧歷官至太虛大夫蔡殊殿校籍繩校之外未嘗更革一事以動人士大夫多以此喜之凡赴內道場或宣至便殿論道賜手

甚厚獨元道所得隨即散之一日林靈臺以下道官數人侍上側上出寶貨使各隨所欲而取之元道獨取銅器香奩而已金人犯闕多貪金幣道流平日所得官悉搜檢間有抵刑獄者惟元道官知其寶無亦不問也性雅不喜釋氏金人犯順之後有溺於浮屠者問云主上好道如此宜承襲既今乃爾何也元道答曰梁武捨身為僧奴鑄兵器為道具竟不免侯景所迫是亦事佛所致耶或者唯唯而退元道後隱去民間時有見之者

董南運

道錄董南運字宣明道行高潔其徒素所推伏金人犯闕前一年忽云吾夢仙童齋黃書召我為炎峯主者翌日無疾羽化壽七十餘顏貌如四五十歲人

王秉文

道士王秉文字彥衡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成道後遊京師時朝廷方建神霄萬壽宮賜紫衣命充典客忽有方士來訪見几間有周易乾布算數云此地當有兵厄子非數中

人宜避之因授以存三守一之要黃帝和扁之訣遂辭職還山宋高宗建炎四年本宮殿于賊兵次年寇退幕有任其責者王乃領副職於灰爐之餘經營數載金碧煥然一新遂謝官事杜門燕居三十餘年即其居曰三一

一堂因號三一先生日閱道藏究竟秘訣留心醫藥此外無他嗜好至孝宗乾道二年上

元夜夢神人告曰上帝命汝主華大滌洞賜汝返魂丹一粒復汝精神還汝元氣當以神

光白馬諸司官吏迎送入洞言訖覺悟置旦

語諸徒曰塵世不足住吾將往矣因取所著

聖治顯驗集十四卷西山真君籤解一部十

全脉訣一部朝斗紫庭秘訣一卷授與徒孫

秦致祥等至二月朔且沐浴更衣凝然而逝

本州太守康敷文以文祭之見太平興國宮

事實

劉烈

道士劉烈號虛谷子初生時母感異夢長而

有超卓之才肄業於廬山太平興國宮交遊

不雜王公大人嘆其貌有太古淳風必異日

之遺器也宋高宗紹興六年翔草庵扁曰真

一每日端然檢閱道藏經史一覽隨記士大

夫願納交馬如晦庵朱文公與談易論還丹

之旨留詩云細讀還丹一百篇先生信筆亦

多言元機設向經書覓至理端於目睫存二

馬果能為我馭五芽應自長家園明朝駕鶴

登山去此話更從誰與論張子胡孝祥一見

贈詩云福地中藏小洞天洞天幽處煉神仙

箇中得趣惟虛谷火候參同妙自然羅樞密

點王參政交曾兩府勛風風漢順嶽吏部甫

諸名公皆往來談易酬倡吟詠至孝宗隆興

元年註解周易正經及六壬摠括機要一部

詣京投進蒙宣見問道賜宴後居山十載至

乾道九年六月不食四十餘日惟飲冷水至

七月十四日將親書登真隱訣二十五卷并

上經九卷送入本宮藏史次日中元節親筆

留詩頌有云虛谷子茲欲遺形棄世掃迹人

間趨煙霞廣莫之鄉與道真一馬十六夜步

月登廬山青牛洞絕頂端坐而化有還丹百

篇雜著詩文周易解義及歷代君臣括要圖

垂行于世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種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為詩章有相者謂

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為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為乃所願則輕舉爾自是求道書讀之志獨學無友因辭母之江淮

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馬曰

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真氣虛冶所成母實用之兒不

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汚吾瓜當於水中嗽爾

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訖迹儼然至夜不出具往候其歸則已酣

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置紙百幅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

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

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翕翕躍而上昇仙鶴成群自南來起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

蕭之音猶長誦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

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

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未去云

英州人鄭摠作傳

沈東老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八仙白酒一日有

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

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宋神宗熙寧元年八月

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從然起迎徐觀

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

老莊浮屠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

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公曰聞道人善飲

欲以鼎先為壽如何道人曰飲器中惟鐘鼎

為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

侍人次第連斟當為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

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

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

空也酒至前即盡飲更相酬勸道人因命東

老鼓琴乃浩歌而和之又嘗園基以相娛止

吏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茶終爛斧柯道人

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

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燭駭拂偶滅一

燭道人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插於遠壁

須臾蚊蚋盡趨壁間所飲之地灑然無有東

老發有所叩請學岐黃之法道人曰且飲小

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

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自所以來專

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

道人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頰去

惟死生去住為大事死知所住則神生於彼

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諭之道人曰此古今

所謂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

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

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念

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領而悟之飲將達旦

則瓮中所釀止留階陌而無飲歷矣道人曰

久不留浙中今日為公而來當留詩以贈因
筆席上榴皮畫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黃漸加
黑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已而告
荆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

吳時之集至舍西石橋今名曰仙橋道人先度乘
風而去莫之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夕東老微
恙乃囑其族人而告之曰回道人曩年間此

月十九日嘗誦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
化去意在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借又
適在京師干薦道人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

捐館凡道人所言皆驗今湖州有回仙
觀仙迹存焉

車四

蔡元長初登第為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
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
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
之又明日泊新村道人復至飲酒數盞斗懸
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
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於
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甚茂

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為尉故匿之不便也然
無可奈何輒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
聲俄頃漸眾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
巨耐欲就林擒之或云恐并損床外人帝必
恐恐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

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擄了
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
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乎從者始應問所

見皆不知道人翼然起謝曰某乃車四也願
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第三次矣

自此無所患公當貴極人壽吾是以得免如
甚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報吾有藥能化
鋼鐵為金銀公欲之否蔡拒不受強與乾未

一訣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
復見蔡以其說傳中子倫蔡死倫家寬廣西

類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為象郡守亦知其
詳

章啓

章啓字隱之成都人自幼不群天才卓異修
舉業之暇精妙於易註太玄經至九卷忽畫

寢夢見揚子雲曰太玄猶如一浮圖有十三
卷汝註至九天機豈容易泄耶啓覺甚疑異
之後略註至十卷進上宋神宗喜賜爵不受
封為沖退處士嘗與邵雍康節友善因遊廣
漢金馬橋見一童年十二鬻詩啓喜之拉同

歸更名經童啓常看黃庭經凡看罷童竊窺
之一日有青衣童持書至啓按書已失青童
觀書皮云南嶽布衣真一子書至西州沖退

處士處及開但一章詩云未遂山中吟時聞
世上音笑言失真詮塵穢濁神襟歸殖南國

芝點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然生瑤琳啓
因遊西溪偶濯足有異人李士寧訪之啓遽

云足濯西溪流水去李速應云手持南嶽寄
來詩啓驚而笑曰何以知之李云久矣李辭

云吾先往南嶽君宜早來自後李不復見經
童一日告去啓曰汝欲何往童曰先往南嶽

候先生啓曰汝何以知之童曰久矣童坐亡
逾月啓別相和而尸解啓嘗煉丹後服丹化
如蟬蛻也今人時見之於南嶽段顧言吊之
詩略云尸解去難尋空留一鼎金西州大隱

沒北極少微沈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大名或聞蟬蛻棄遊齡青城已結神仙侶碧落俄沈處士星金鼎煉成真永樂玉堂傳授太玄經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無才與勒銘

邢仙翁

宋神宗熙寧四年辛亥歲有武人李官衡州捕鹽深入九疑山路不可上捨營民舍望前嶺青煙貫空凝然指問村人人曰見之不知為何所李識其處告舉子李彥高彥高因場屋久好奇去學黃老不死術聞之心悅裹粮偕李同行攀緣而上忽得平地草堂數間入見老人燕坐驚曰子何能至此此非人可到答以慕道來耳老人笑揖之坐問姓字曰吾唐末人避世來此姓邢氏名不欲聞世間彥高意其邢和璞曰非也因言聞今國為宋不知天子姓氏彥高以熙寧天子傳序年月對老人頷之彥高詰其地皆不答歸益糧復至老人笑勞之留五日惟授以吐納煉氣術語倦援琴作操堂上驚雷怒濤餘韻不絕自此繼往老人延如故人無間矣遂參問內事

曰此事秘密未易言也因曰吾校天上書自有程限子妨吾事勿更來吾亦不久徙去彥高頷書曰仙矣猶用此耶曰豈有不知書神仙此皆著自瓊房紫玉籍者分隸已則歸之再給也徘徊竟別去出十二詩贈彥高今記其二云無言隱几閉松局萬古襟懷獨自靈笈契時鋪三卷篆筆彈冠常動一簪星青童去斬南山木野客來尋北帝經天道不須覽爾見滿門山嶽目青青事業功名不足論好乘年少入真門潭如一夢莊生蝶況是千年柱史孫須向黃庭分內外不交周易秘乾坤他年陵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尚存篆皆古文彥高莫識後不復再往討尋其字十八年始究彥高願得道今往來湘衡人無知者王性之為作邢仙翁記

賈善翔

道士賈善翔蓬州人字鴻舉善談笑好琴嗜酒混俗和光默究修煉蘇東坡嘗過之飲書問曰身如芭蕉心似蓮花百節踈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善

翔答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善翔於宋哲宗朝作猶龍記暨高道傳行於世一日在亳州太清宮衆請講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至說經二遍盲者目明時會中有一媪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自明後啓歷之夕夢象靈官傳太上命賜其仙服以善翔為太清宮主者數日後竟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編載其事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宋哲宗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與弟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仲足直前為布氣令人以扇搗之少頃足疾火熱炎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畧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吊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

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吐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復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若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久不敗

劉大頭

松校邈齋徐誼秦八也宋哲宗紹聖中赴調京師過洛中時盛寒旬者卧道側誼惻然憫之探篋中得錢三百文盡以畀之旬者初不謝既行數十步始於馬後追呼云衙官人仁惠濟此餘生官人他日到京城願訪竹冊巷劉大頭家誼許之到京已忘前語一日詣親故過小巷問左右云此竹冊巷也誼乃憶旬者之言扣門呼劉大頭者三大頭出迎曰官人信士乃肯訪此賤老揖坐小軒中呼其妻出迎拜曰我前日不遇官人且為餓殍遂命具酒盤中惟貯大桃數枚酒三行誼辭退旬者曰貧賤無以為意願獻此桃而已誼袖之

以歸及至所居覺漸重不能勝取視皆真金也復往則其室虛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洪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劉混康

劉混康字志通晉陵人其上世皆不仕母朱氏於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其室覺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象受業嘉祐五年試經為道士脫落世故日閱道書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乃散髮登壇以天為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偏得觀妙朱君之道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錄乃結庵於積金峯居一日有羽人同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混康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也以手捫之明日瘕滅混康由是勤行利人遠近宗仰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庵為元符觀徽宗即位召赴闕皇朝通鑑紀事云混康有節行頗為神宗所敬重崇寧二年乞歸山七月有旨用故上禮信之崇寧二年乞歸山七月有旨用觀妙先生朱自英奏章九老仙都君即文琢